

我们此次去佛罗伦萨，乘的是从罗马开往米兰的特快火车，中途停经佛罗伦萨。座位靠近车厢连接处，满心欢喜上下车方便。

乘客看上去大都是意大利人。火车快到佛罗伦萨时，车上中间的乘客就开始往门边走，准备下车。因就坐在车门处，我们就没动窝。车到站后，我们才跟在别的乘客后面下车，俺与大的先下，然后是八岁小的，太太断后。

小的刚下，车门卡嚓就开始关了。太太以为这门就像电梯门或地铁的门一样，一推又会打开，于是就推那门，。已下车的小的眼疾手快也用一双小手使劲的反方向拉着正在关的车门。天知到，这车门不仅不开还慢慢的继续关！太太只好在车上松手并叫小的快松手。平时文质彬彬风趣的他一反常态，满脸胀得通红，全然不顾。一边高叫着“My mom is still in there, open the door!”，一边更拿出吃奶的力气继续扳住车门，那架势俺从未见过，十分惊诧。

车下的一乘客急帮按车箱外面的绿按钮不管用，车厢里的乘客说着太太听不懂的意大利语，比着手势叫他松手。俺拧着来不及卸下的大箱小包也叫他松手。他哪里肯听，扳住车门直到门彻底关闭为止（小手在最后半秒脱出）。然后站在那里嚎啕大哭。

我们还没回过神来，车厢里面另外一边的门又打开了。原来火车一边是上客，一边是下客，先上后下（咱美国土包子没经历过）。更没料到上下客会是在站台不同的两边。太太从另外一边下车后，随即走向车站尽头跟我们会合。

小的手和身上都被车门的油腻弄得很脏，又用手去搓眼泪，一张脸花着，好一副英雄下战场的形象。见太太走来，猛扑过去。太太含泪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为他洗脸擦泪，场面还真是有点动人的。

这不，俺平时的醋劲更浓啦。

后记：

昨晚见太太坐在沙发中双臂后搂着手捧哈里波特沉读的小心肝，脸紧贴在他的背上喃喃地说：“You are growing so fast, hmmm… so fast.”，俺在边上偷偷有点无可奈何地笑了。